

明清時代の痴呆에 대한 文獻的 考察

배재용·정인철·이상룡*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Dementi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era

Jai Yong Bae, In Chul Jung, Sang Ryong Lee

Dept. of Oriental Neuropsychiatry,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Daejeon University

These days as the average span of man's life increases, the patients of senile dementia also increase. In oriental medicine, the study of dementia develop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eras. So I investigated medical books on those eras, as a resul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as drawn.

1. ZhangJingYue of the Ming era considered the cause of dementia to be emotional problems, he observed a delirium, abnormal actions, sweating loss and depression in the dementia patients and he prescribed 'BokManJeon', 'ChilBokYem' and 'DaeBoWonJeon'.

2. ChenShiZe of the Ming&Qing era considered the cause of dementia to be a dejection of liver energy, a weakness of stomach energy and phlegm, he described many symptoms and he prescribed 'SeSimTang' and 'ChukBoSunDan'.

3. WangQingRen of the Qing era considered amnesia caused by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this fact is similar to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 dementia, oriental medicine, emotional problem.

I. 緒論

생활수준의 향상, 사회복지제도의 개선, 의학의 발달 등으로 인간의 수명이 최근 수 십 년 동안 크게 연장됨에 따라 노인인구가 급격히 증가하게 되었고¹⁾ 이로 인해 노년기 치매는 점차 증가추세에 있어 심각한 사회문제로 대두되고 있다²⁾.

치매(dementia)는 의식의 장애 없이 인지기능의

여러 영역에 다발성 장애를 나타내는 증후군으로³⁾, 성숙한 뇌가 후천적인 외상이나 질병 등의 외인에 의해 기질적으로 손상 되어 전반적으로 지능이 저하된 상태를 말한다⁴⁾. 즉 의식, 혹은 지각능력에는 거의 변화가 없이 지적, 인지적 기능이 저하되어 있는 상태를 의미하며⁵⁾ 특유의 증상으로 기억, 사고, 지남력, 이해, 계산, 학습, 언어, 판단 등 다수의 고위대뇌기능에 장애가 나타나는 증후군이다^{6,7)}.

한의학에서는 明代의 張景岳이 痴呆라는 病名을 처음으로 기재하였고, 清代의 陳士鏞 錢鏡湖 등은 呆病을 언급하면서 병인과 증상을 설명하였으나

* 대전대학교 한의과대학 신경정신과학교실
· 교신저자 : 이상룡 · E-mail : 575np@dju.ac.kr
· 채택일 : 2004년 5월 15일

연령과 노화에 대한 언급이 없으며, 『黃帝內經』 등 대부분의 의서에서는 健忘 癡狂 虛勞 등의 병증에서 유사한 증상을 찾을 수 있다⁸⁾. 그 주요증상으로는 神志淡漠, 寡言少語, 遲鈍, 健忘, 終日不語, 閉戶獨處, 口中喃喃自語, 言辭顛倒, 舉動不經, 忽笑忽哭^{9,10)} 등이다.

근래 중국에서는 노인성 치매를 노인성 정신병이라고 칭하며 癡狂, 鬱證, 痰濕, 虛勞, 痴呆 등의 범주에서 인식하고 있으며 年高體弱에 따른 臟腑 기능의 失調, 髓海不足, 痰迷心竅 및 정서적 요인(鬱結, 不睡, 思慮, 疑惑, 驚恐), 氣滯血虛 등을 주요 원인으로 보아 치료하고 있다¹¹⁾.

著者は 치매가 따로 독립적으로 인지되기 시작한 明代의 『景岳全書』와 清代의 『辨證錄』, 『辨證奇聞』, 『石室秘錄』을 중심으로 痴呆에 대한 인식이 어떻게 변하는지 알아보고 기재된 치매의 症狀과 處方에 대해 정리한 결과 약간의 지견을 얻었기에 보고하는 바이다.

II. 本論

1. 明代

『景岳全書』¹²⁾

「癡狂痴呆」

痴呆症 凡平素無痰而或以鬱結 或以不遂 或以思慮 或以疑貳 或以驚恐而漸致痴呆 言辭顛倒 舉動不經 或多汗 或善愁 其症則千奇萬怪 無所不至 脈必或弦或數 或大或小 變易不常 此其逆氣在心 或肝膽二經氣有不清而然 但察其形體強壯 飲食不減 別無虛晚等症 則悉宜服蠶煎治之 最穩最妙 然此症有可愈者 有不可愈者 亦在乎胃氣元氣之強弱 待時而復 非可急也 凡此諸症 若以大驚猝恐 一時偶傷心膽 而致失神昏亂者 此當以速扶正氣爲主 宜七福飲 或大補元煎主之

『證治準繩』¹³⁾

「神志門」

人生氣稟不同 得氣之清則心之知覺者明 得氣之濁則心之知覺者昏 心之明者 無有限量 雖千百世已往之事 一過目則終身記而不忘 豈得忘其目前者乎? 心之昏者 精神既短 則目前不待于傷心而不能追憶其事

矣 若夫痰之健忘者 乃一時之病 然病忘之邪 非獨痰也 凡是心有所寄 與諸火熱傷亂其心者 皆得健忘

2. 清代

『辨證錄』¹⁴⁾

「呆病門」

人有終日不言不語 不飲不食 忽笑忽歌 忽愁忽哭 與之美饌則不受 與之糞穢則無辭 與之衣不服 與之草木之葉則反喜 人以爲此呆病 不必治也 然而呆病之成 必有其因 大約其始也 起于肝氣之鬱 其終也 由于胃氣之衰 肝鬱則木克土 而痰不能化 胃衰則土制水而痰不能消 又是痰積於胸中 盤據于心外 使神明不清 而成呆病矣 治法開鬱逐痰 健胃通氣 則心地光明 呆景盡散也

方用洗心湯

人蔘 一兩 茯神 一兩 半夏 五錢 陳皮 三錢 神曲 三錢 甘草 一錢 附子 一錢 菖蒲 一錢 生棗仁 一兩 水煎半碗灌之 必熟睡 聽其自醒 切不可驚醒 反至難愈也 此等之病 似乎有祟憑之 然而實無祟也 卽或有祟 不可治邪 補正而邪自退 蓋邪氣之實 亦因正氣之虛而入之也 此方補其正氣 而絕不去祛邪 故能一劑而奏效 二劑而全愈也 或謂此病既是正虛無邪 何以方中用半夏陳皮如是之多乎 不知正虛必然生痰 不祛痰則正氣難補 補正氣而因之祛邪 是消痰仍是補正也 雖然 痰消而正氣旺 是痰卽邪也 補正氣而佐之攻痰 引祛痰之藥直入於心宮 以掃蕩其邪 邪見正氣之旺 安得不消滅於無踪哉 或是謂呆病既成於鬱 不解鬱 而單補正以攻痰 何以能奏功如此 不知呆之病 其始雖成於鬱 然鬱之既久而成呆 其從前之鬱氣 久則盡亡之矣 故但補胃氣以生心氣 不必又治肝氣以舒鬱氣也

人有患呆病者 終日閉戶獨居 口中喃喃 多不可解 將自己衣服 用鍼線密縫 與之飲食 時而用 時而不用 嘗有數日枵腹 而不呼飢餓者 見炭最善 食之如爽口之物 人皆棄之 爲是必死之症也 誰知尙有可生之機也 夫呆病而至於喜糞 尙可救之以回春 豈呆病而至於食炭 反思棄之 以爲必死乎 不知喜糞者 乃胃氣之衰 而食炭者 乃肝氣之燥 凡飲食之類 必入於胃 而後化爲糟粕 是糞乃糟粕之餘也 糟粕宜爲胃之所不喜 何以呆病而轉喜之乎 不知胃病則氣降而不升 氣降而不升 則不喜升而反喜降 糟粕正胃中所降之物也 見

糞而喜者 喜其同類之物也 然而呆病見糞則喜 未嘗見糞而食也 若至於食糞 則不可治矣 以其胃氣太降於至極耳 夫炭乃木之燼也 呆病喜之者 亦有其故 呆病成於鬱 鬱病必傷肝木 肝木火焚以傷心 則木爲心火所剋 肝中之血盡燥 而木爲枯焦之木矣 見炭而喜食者 喜其同類而食之 思救其肝木之燥耳 然而可生之機 全在食炭 夫炭本無滋味 今食之而如飴 是胃氣之未絕也 治其胃氣 而祛其痰涎 則呆病可愈也

方用 轉呆丹

人蔘 一兩 白芍 三兩 當歸 一兩 半夏 一兩 柴胡 八錢 生棗仁 一兩 附子 一錢 菖蒲 一兩 神曲 五錢 茯神 一兩 天花粉 三錢 栝子仁 五錢

水十碗 煎一碗 使強有力者抱住其身 另用二人執擎其兩手 以一人托住其下頷 一人將羊角去尖 插其口灌之 倘不肯服 不妨以杖擊之 使動怒氣而後灌之 服後必然罵詈 少頃必倦而臥 聽其自醒 切不可驚動 自醒則全愈 否則止可半愈也 此方大補其心肝之氣血 加之祛痰開竅之藥 則肝中枯竭 得滋潤而自甦 心內寡弱 得補助而自強 於是心氣既清 肝氣能運 力能祛逐痰涎 隨十二經絡而盡通之 又何呆病之不可愈哉 倘或驚之使醒 則氣血不能盡通 而驚絡不能盡轉 所以止可半愈也 然能再服此湯 亦未有不全愈矣

人有一時而成呆病者 全不起於憂鬱 其狀悉與呆病無異 人以爲有祟憑之也 誰知是起居失節 胃氣傷而痰迷之乎 夫胃屬土 喜火之生者矣 然而火能生土 而亦能害土 火不來生 則土無生氣 火過來生 則土有死氣矣 雖然 土中之火 本生土者也 如何生土者 反能害土 豈火爲外來之邪火 而非內存之正火乎 孰知邪火固能害土 而正火未嘗不害土也 正火者土中之真火 如何能害土乎 蓋正火而能養 則火且生土以消食 正火而契一 則火且害土以成痰 痰成而復傷其胃土 則火且迷心 輕則成呆 而重則發厥矣 起居失節 則胃中勞傷 不生氣而生痰 一時成呆者 乃痰迷於心竅之下 尚未直入於心包之中也 倘入心包 則人且立亡矣 治之法 生其胃氣 而佐之消痰之品 則痰迷可以再開 不必竟治其呆也

方用 啓心救胃湯

人蔘 一兩 茯苓 一兩 白芥子 三錢 菖蒲 一錢 神麴 三錢 半夏 二錢 南星 二錢 黃連 一錢 甘草 一錢 枳殼 五分

水煎服 一劑而痰解 再劑而神清 三劑而呆病如失

不再呆也 此方全去救心 正所以救胃也 蓋胃爲心之子 心氣既清 而胃氣安有不清者乎 母清而子亦清也 設作呆病之治 亦用附子斬關直入 則火以助火 有頃刻發狂而死矣 總之呆病成於歲月之久 而不成於旦夕之暫 若一時而成呆者 非真呆病也 故久病宜於火中補腎以消痰 而猝病宜於寒中補胃以消痰 又不可不知也

『辨證奇聞』¹⁵⁾

「五鬱門」

【辨症論治六】 人有鬱病 婦女最多 而又苦最不能解 倘有困臥終日 痴痴不語 人以爲呆病之將成也 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 氣鬱而不舒乎 此等之症 全恃藥餌 本非治法 然不恃藥餌 聽其自愈 亦非治法也 大約思想鬱症 得喜可解 其次使之大怒 則亦可解 蓋脾主思 思之太甚 則脾氣閉塞而不開 必至見食則惡矣 喜則心火發越 火生胃土 而胃氣大開 胃氣既開 而脾氣又安得而閉乎 怒屬肝木 木能剋土 土怒則氣旺 氣旺必能沖開脾氣矣 脾氣一開 易於消食 食消而所用飲饌 必能化精以養身 亦何畏於鬱乎 故見此等之症 必動之以怒 後引之以喜 而徐以藥餌繼之 實治法之善也

方用 解鬱開結湯

白芍一兩 當歸五錢 白芥三錢 白朮三錢 生棗仁三錢 甘草五分 神麴二錢 陳皮五分 薄荷一錢 丹皮三錢 現散三錢 茯神二錢

水煎服 十劑而結開 鬱亦盡解也 此方即逍遙之變方 最善解鬱 凡鬱怒而不甚者 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 正不必動之以怒 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健忘門」

【辨症論治一】 人有老年而健忘者 近事多不能記憶 雖人述其前事 猶若茫然 此真健忘之極也 人以爲心血之涸 誰知是腎水之竭乎 夫心屬於火 腎屬於水 水火似乎相剋 其寔相剋而妙在相生 心必藉腎以相通 火必藉水而既濟 如止益心中之血 而不去填腎中之精 則血雖驟生 而精仍長涸 但能救一時之善忘 而不能冀長年之不忘也 治之法 必須補心而兼補腎 使腎經不乾 自然上通於心而生液 然而年老之人 乃陰盡之時 補陰而精不易生 非但藥品宜重 而單恃煎湯 恐有一時難以取勝之憂 服煎藥之後 以丸藥繼之 始獲永遠之效也

方用 生慧湯

熟地一兩 山茱萸四錢 遠志二錢 生棗仁五分 柏子仁去油五錢 茯苓三錢 人參三錢 菖蒲五分 白芥子二錢

水煎服 連服一月 自然不忘矣 此方心腎兼補 上下相資 寔治健忘之聖藥 若能日用一劑 不特却忘 并有延齡之慶矣 然而人必苦服藥也 則丸方又不可不傳耳 丸方名為扶老丸 人參五錢 白朮三兩 茯神二兩 黃耆三兩 當歸三兩 熟地半斤 山茱萸四兩 玄參三兩 菖蒲五錢 柏子仁三兩 生棗仁四兩 麥冬三兩 龍齒三錢 白芥子三錢 各為細末 蜜為丸 丹砂為衣 每日晚間白滾水吞下三錢 久服決不健忘也 此方老少之人俱可服 而老年人尤宜 蓋補腎之味 多於補心 精足而心之液生 液生而心之竅啓 竅啓而心之神清 又何至昏昧而善忘哉

【辨症論治二】 人有壯年而善忘者 必得之傷寒大病之後 或酒色過度 之人此等之病 視若尋常 而本實先撥 畏為可畏 世人往往輕之 而不以為重 久則他病生焉 變遷異症 而死者多矣 予實憫之 故又論及此 此種健忘 乃五臟俱傷之病 不止心腎二經之傷也 治之法 將五臟俱治之乎 仍治其心腎而已矣 然而徒治心腎 使胃氣甚弱 則虛不受補 甚可慮也 必須加意於強胃 使胃強不弱 始能分布精液於心腎也

方用 生氣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茯苓三錢 遠志八分 生棗仁二錢 熟地五錢 山茱萸一錢 甘草三分 神麴三分 半夏三分 麥冬一錢 肉桂三分 菖蒲三分 芡實三錢 廣木香一分

水煎服 四劑而胃口開 十劑而善忘少矣 連服三十劑全愈 此方藥味多 而分量輕者 以病乃久虛之症 大劑恐有阻滯之憂 味少恐無調劑之益 所以圖功於緩而奏效乎遠也 而猶妙在扶助胃氣 而仍留意於補心腎之二經 又妙在五臟 未嘗不同補也 有益無損 殆此方之謂與

【辨症論治三】 人有氣鬱不舒 忽忽如有所失 目前之事 竟不記憶 一如老人之善忘 此乃肝氣之滯 非心腎之虛耗也 夫肝氣最急 鬱則不能急矣 於是腎氣來滋 至肝則止 心氣來降 至肝則回 以致心腎兩相間隔而兩遺忘也 治之法 必須通其肝氣之滯 而後心腎相通 何至有目下之失記者乎 然而肝氣之通 必須仍補心腎之氣 要在於補心補腎之中 而解其肝氣之鬱

則鬱尤易 不至重鬱 否則已結之鬱雖開 而未結之鬱必至重結 何日是不忘之時乎

方用 通鬱湯

白芍一兩 茯神三錢 人參二錢 熟地三錢 玄參三錢 當歸五錢 柴胡一錢 菖蒲五分 白芥子二錢 白朮五錢 水煎服 一劑而鬱少解 二劑而鬱更解 四劑而鬱盡解 善忘之病 不知其何以去也 此方善於開鬱 而又無刻削乾燥之失 直解其肝中之沈滯使肝血大旺 既不取給於腎水 復能添助乎心火 心肝腎一氣貫通 寧尚有遺忘失記之事哉

【辨症論治四】 人有對人說話 隨說隨忘 人述其言 杳不記憶 如從前竝不曾道及 人以為有崇憑之也 誰知是心腎之兩開乎 夫心腎交而智慧生 心腎離而智慧失 人之聰明 非生於心腎 而生於心腎之交也 腎水資於心 則智慧生生不息 心火資於腎 則智慧亦生生無窮 苟心火亢 則腎畏炎火 而不敢交於心腎 水竭則心惡水乾 而不肯交於腎 兩不相交 則兩相疎矣 兩相疎 勢必至於兩相忘 心腎如夫婦也 心腎至於自忘 又怎能記及於他事乎 不啻如夫婦之乖離 兩不相親 棄之如遺 矧陌路之人 毋怪其善忘也 治之法 必須大補心腎 使其相離者 而重至於相親 自然相忘者 重至於相憶耳

方用 神交湯

人參一錢 麥冬一兩 巴戟天一兩 柏子仁五錢 山藥一兩 芡實五錢 玄參一兩 丹參三錢 茯神三錢 兔絲子一兩

水煎服 連服十劑 即不忘矣 服一月不再忘 此方似乎重於治心 而輕於治腎 不知夫婦之道 必男求於女 而易於相親 重於治心者 正欲使心之先交於腎也 然而方中之妙 無一味非心腎同治之藥 是治心無非治腎也 治心既無非治腎 是交腎無非交心也 兩相交而兩相親 又豈有再忘者乎 故治之而奏功也

「癩癩門」

【辨症論治一】 人有素常發癩 久而不效 口中喃喃不已 時時忽忽不知 時而叫罵 時則歌唱 吐痰如涎 蚰之涎 人皆謂痰病也 然以清痰化涎之藥 治之多不效 蓋此症乃胃中少有微熱 而氣又甚衰 故症有似於狂而非狂 有似於癩而非癩也 治之法 宜補胃氣 而微用清火之藥 可以奏功 熱而胃土之衰 由於心火之弱 胃土之盛 由於心火之微 又未可徒補胃土 而清胃火也

方用 治心平胃湯

上人蔘一錢 茯神一兩 貝母三錢 神麴一錢 肉桂三分 甘草一錢 甘菊二錢 菖蒲一錢 生棗仁五錢

水煎服 一劑而癲止半 再劑而癲盡除也 此方補胃氣以生心氣 尤妙在助心火而平胃火 故心既無傷 而胃又有益 不必治癲 而癲自無不止矣

【辨症論治五】 人有入干戈之中爲賊所執 索金帛不與 賊褫其衣 將受刃得釋 遂失心如痴 人以爲失神之病也 誰知是膽落之病乎 夫膽附於肝者也 因驚而膽落者 非膽之果落於肝中也 蓋膽中之汁味散而不收 一如膽之墮落於肝耳 膽既墮落 則膽中之汁 盡爲肝之所收 則肝強膽弱 而心不能取決於膽 心即忽忽如失 一如癲痴之症矣 治之法 瀉肝氣之有餘 補膽氣之不足 則膽汁自生 而癲痴可愈矣

方用 去驚丹治之

附子三分 陳皮一錢 白朮三錢 當歸五錢 丹砂一錢 鐵粉一錢 茯神三錢 遠志一錢 半夏一錢 人蔘一錢 薄荷一錢 天花粉二錢 南星二錢 各爲細末 蜜爲丸 如彈子大

水煎服 薑湯送下一丸 而驚氣即收矣 連服三丸 而癲痴自愈 不必盡服 此方安神定志之方也 方中全在用鐵粉爲神 鐵粉者 鐵落也 最能推抑肝邪 而又不損肝氣 肝與膽同類 均木之象也 木畏金刑 必然之理 用鐵落以制肝 非取其金剋木之意乎 金剋肝木 未必不金剋膽木矣 然而肝木陰木也 膽木陽木也 鐵落剋陰木而不剋陽木 故制肝而不制膽 所以既伐肝矣 即引諸藥直入膽中 以生膽汁 不獨取其化痰而靜鎮耳

【辨症論治六】 人有思慮過度 耗損血氣 遂至癲或哭或笑 或裸體而走 或閉門而言 喃喃不已 人以爲花癲之病也 誰知是失志之癲乎 夫思慮過多 必傷於脾 脾氣一損 即不能散精於肺 肺氣又傷 而清肅之令不行 而脾氣更傷矣 且脾者心之子也 脾病而心必來援 猶子病而母必來顧 心見脾氣之傷 以致失志 則心中無主 欲救而無從 欲忘而不得 呼憐而不應 忌仇而來侵 於是自忘其身 將爲從井之事 見人而喘囁 背客而絮語 遂至於癲而不自覺也 治之法 非急清其心不可 然而心病由於脾病也 補腎以定志 更不若補脾以定志之爲神

方用 歸神湯 人蔘一錢 白朮一兩 巴戟天一兩 茯神五錢 紫河車一具 半夏三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丹砂一錢 菖蒲一錢 麥冬五錢 柏子仁三錢 不去油

白芥子三錢 各爲末

先將紫河車淨水煮熟 不可去血絲 搗爛 將各藥末再搗爲丸 白滾湯送下五錢 連服數日 而癲如失也 此方心脾同治之藥也 雖消痰而不耗氣 而尤妙者 在用紫河車 蓋紫河車爲先後天之母 更能歸神於頃刻 神得河車而有依 則志即依神而相守 不特已失者重回 而既回者尤能永固也

「呆病門」

【辨症論治一】 人有終日悠悠 忽不言不語 不飲不食 忽笑忽歌 忽愁忽哭 與之所饌則不受 與之糞則大喜 與之衣不服 與之草木之葉則又大喜 人以爲此呆病也 不必治之也 然而呆病之成 必有其故 呆病之始 必有其因 大約其始也 起於肝氣之鬱 其終也 由於胃氣之衰 肝鬱則木剋土 而痰不能化 胃衰則土制水 而痰不能消 於是痰積於胸中 盤據於心外 使神明不清 而成其呆病矣 治之法 開其鬱結 逐其痰 健其胃 以通其氣 則心地光明 而呆景盡散矣

方用 洗心湯

人蔘一錢 茯神一兩 半夏五錢 陳皮一錢 神麴三錢 甘草一錢 附子一錢 菖蒲一錢 生棗仁一兩

水煎半碗灌之 必熟睡 聽其自醒 切不可驚醒 反至難愈也 此等之病 似乎有崇憑之 然而實無崇也 即或有崇 不可治邪 補正而邪自退 蓋邪氣之實 亦因正氣之虛而入之也 此方補其正氣 而絕不去祛邪 故能一劑而奏效 二劑而全愈也 或謂此病既是正虛無邪 何以方中用半夏陳皮如是之多乎 不知正虛必然生痰 不祛痰則正氣難補 補正氣而因之祛邪 是消痰仍是補正也 雖然 痰消而正氣旺 是痰即邪也 補正氣而佐之攻痰 引祛痰之藥直入於心宮 以掃蕩其邪 邪見正氣之旺 安得不消滅於無踪哉 或是謂呆病既成於鬱 不解鬱 而單補正以攻痰 何以能奏功如此 不知呆之病 其始雖成於鬱 然鬱之既久而成呆 其從前之鬱氣 久則盡亡之矣 故但補胃氣以生心氣 不必又治肝氣以舒鬱氣也

【辨症論治二】 人有患呆病者 終日閉戶獨居 口中喃喃 多不可解 將自己衣服 用鍼線密縫 與之飲食時而用 時而不用 嘗有數日枵腹 而不呼飢餓者 見炭最善 食之如爽口之物 人皆棄之 爲是必死之症也 誰知尚有可生之機也 夫呆病而至於喜糞 尚可救之以回春 豈呆病而至於食炭 反思棄之 以爲必死乎 不知喜糞者 乃胃氣之衰 而食炭者 乃肝氣之燥 凡飲食之類

必入於胃 而後化爲糟粕 是糞乃糟粕之餘也 糟粕宜爲胃之所不喜 何以呆病而轉喜之乎 不知胃病則氣降而不升 氣降而不升 則不喜升而反喜降 糟粕正胃中所降之物也 見糞而喜者 喜其同類之物也 然而呆病見糞則喜 未嘗見糞而食也 若至於食糞 則不可治矣 以其胃氣太降於至極耳 夫炭乃木之燼也 呆病喜之者 亦有其故 呆病成於鬱 鬱病必傷肝木 肝木火焚以傷心 則木爲心火所剋 肝中之血盡燥 而木爲枯焦之木矣 見炭而喜食者 喜其同類而食之 思救其肝木之燥耳 然而可生之機 全在食炭 夫炭本無滋味 今食之而如飴 是胃氣之未絕也 治其胃氣 而祛其痰涎 則呆病可愈也

方用 轉呆丹

人蔘一錢 白芍三兩 當歸一兩 半夏一兩 柴胡八錢 生棗仁一兩 附子一錢 菖蒲一兩 神麴五錢 茯神一兩 天花粉三錢 柏子仁五錢 水十碗

煎一碗 使強有力者抱住其身 另用二人執挈其兩手 以一人托住其下頷 一人將羊角去尖 插其口灌之 倘不肯服 不妨以杖擊之 使動怒氣而後灌之 服後必然罵詈 少頃必倦而臥 聽其自醒 切不可驚動 自醒則全愈 否則止可半愈也 此方大補其心肝之氣血 加之祛痰開竅之藥 則肝中枯竭 得滋潤而自甦 心內寡弱 得補助而自強 於是心氣既清 肝氣能運 力能祛逐痰涎 隨十二經絡而盡通之 又何呆病之不可愈哉 倘或驚之使醒 則氣血不能盡通 而驚絡不能盡轉 所以止可半愈也 然能再服此湯 亦未有不全愈矣。

【辨症論治三】 人有一時而成呆病者 全不起於憂鬱 其狀悉與呆病無異 人以爲有祟憑之也 誰知是起居失節 胃氣傷而痰迷之乎 夫胃屬土 喜火之生者矣 然而火能生土 而亦能害土 火不來生 則土無生氣 火過來生 則土有死氣矣 雖然 土中之火 本生土者也 如何生土者 反能害土 豈火爲外來之邪火 而非內存之正火乎 孰知邪火固能害土 而正火未嘗不害土也 正火者土中之眞火 如何能害土乎 蓋正火而能養 則火且生土以消食 正火而契一 則火且害土以成痰 痰成而復傷其胃土 則火且迷心 輕則成呆 而重則發厥矣 起居失節 則胃中勞傷 不生氣而生痰 一時成呆者 乃痰迷於心脘之下 尚未直入於心包之中也 倘入心包 則人且立亡矣 治之法 生其胃氣 而佐之消痰之品 則痰迷可以再開 不必竟治其呆也

方用 啓心救胃湯

人蔘一錢 茯苓一兩 白芥子三錢 菖蒲一錢 神麴三錢 半夏二錢 南星二錢 黃連一錢 甘草一錢 枳殼五分 水煎服 一劑而痰解 再劑而神清 三劑而呆病如失 不再呆也 此方全去救心 正所以救胃也 蓋胃爲心之子 心氣既清 而胃氣安有不清者乎 母清而子亦清也 設作呆病之治 亦用附子斬關直入 則火以助火 有頃刻發狂而死矣 總之呆病成於歲月之久 而不成於旦夕之暫 若一時而成呆者 非眞呆病也 故久病宜於火中補腎以消痰 而猝病宜於寒中補胃以消痰 又不可不知也

『石室秘錄』¹⁶⁾

「呆病」

雷公眞君曰 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也 如饑而悠悠如失也 意欲顛而不能 心欲狂而不敢 有時睡數日不醒 有時坐數日不眠 有時將己身衣服密密縫完 有時將他人物件深深藏掩 與人言則無語而神遊 背人言則低聲而泣訴 與之食則厭薄而不吞 不與食則吞炭而若快 此等症雖有祟憑之 實亦胸腹之中無非痰氣 故治呆無奇法 治痰即治呆也 然而痰勢最盛 呆氣最深 若以尋常二陳湯治之 安得獲效？

方用 逐呆仙丹

人蔘二兩 白朮二兩 茯神三兩 半夏五錢 白芥子一兩 附子五分 白薇三錢 兔絲子一兩 丹砂三錢 研末 先將各藥煎湯 調丹砂末與半碗 彼不肯服 而炭給之 欣然服矣 又給之又服半碗 然後聽其自便 彼必倦怠欲臥矣 乘其熟睡 將其衣服被褥 盡行火化 單留身上所服之衣 另用新被蓋之 切不可驚醒 此日睡有睡至數日者 醒來必覓衣而衣無 覓被而被非故物 彼必大哭 然後又以前藥如一劑 皮不肯服 即給之炭亦斷不肯矣 不妨以鞭責之 動其怒氣 用有力之人將前藥執而灌之 彼必大怒 已而又睡去矣 此時斷須豫備新鮮衣服被褥等項 俟其半日即醒 彼見滿房皆是親人心中恍惚如悟 必又大哭不已 諸人當以好言勸之 彼必說出鬼神之事 親人說幸某人治療 已將鬼神盡彼驅遣 不必再慮 彼聽之欣然 而病亦全愈矣 此方之妙 在大補心脾 以茯神爲君 使痰在心者盡祛之 而出其餘消痰之藥 又得附子引之無經不入 將遍身上下之痰 盡行祛入膀胱之中而消化矣 白薇兔絲子 皆是安神妙藥 而丹砂鎮魂定魄 實多奇功 所以用之而奏效也

「癲症」

雷公眞君曰 癲病之生也 多生於脾胃之虛寒 脾胃虛寒 所食水穀不變精而變痰 痰凝胸膈之間 不得化流於心 而癲症生矣 苟徒治痰而不補氣 末有不速死之者

方用祛癲湯

人參五錢 白朮一兩 肉桂一錢 乾薑一錢 白芥子五錢 甘草五分 菖蒲五分 半夏三錢 陳皮一錢 水煎服...正氣回而邪痰散

「狂症」

雷公眞君曰 病有傷寒得之者 此一時之狂也 照仲景張公傷寒門治之 用白虎湯以瀉火矣 更有終年狂症 病而不愈者 或欲拿刀以殺人 或欲見官而大罵 親戚之不認 兒女之不知 見水則大喜 見食則大怒 此乃心氣之虛 以熱邪乘之 痰氣侵之 遂成爲狂矣 此等症欲瀉火而火在心之中 不可瀉也 欲消痰而痰在心之中 不易消也 惟有補脾胃之氣 則心自得養 不必祛痰痰自化 不必瀉火 火自無矣 方爲化狂丹

『醫林改錯』¹⁷⁾

「腦髓說」

靈機記性 不在心在于腦一段...氣之出入 由心所過 心乃出入氣之道路 何能生靈機 貯記性 靈機記性在腦者 因飲食生氣血 長肌肉 精汁之清者化而爲髓 由脊骨上行入腦 名曰腦髓 盛腦髓者 名曰髓海 其上之骨 名曰天靈蓋 看小兒初生時 腦未全 顛門斬 目不靈動 耳不知聽 鼻不知聞 舌不言 至週歲 腦漸生 顛門漸長 耳稍知聽 目稍有靈動 鼻微知香臭 舌能言一二子 至三四歲 腦髓漸滿 顛門長全 耳能聽 目有靈動 鼻知香臭 言語成句 所以小兒無記性者 腦髓未滿 年高無記性者 腦髓漸空 李時珍曰 腦爲元神之府 金正希曰 人之記性皆在腦中 汪謨曰 今人每記憶往事 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 腦髓中一時無氣 不但無靈機 必死一時 一刻無氣 必死一刻...豈不是靈機在腦之證據乎

III. 總括 및 考察

韓醫學에서는 『景岳全書』에서 痴呆라는 病名이 처음으로 기재되어 증상에 관하여 언급하였으며,

이후 『辨證奇聞』, 『石室秘錄』 등에서 이와 관련된 病症으로 呆病의 증상 및 치료법에 관하여 비교적 자세하게 기록하였는데, 그 이전에는 癲狂, 健忘, 鬱症, 痰濕, 虛勞 등 痴呆와 유사한 病증에 痴呆를 포함하여 파악한 것으로 생각된다¹¹⁾.

明代 『景岳全書』¹²⁾는 痴呆를 癲狂과 분리하여 독립된 하나의 병명으로 인식하기 시작했으며, 치매의 원인을 痰으로 보지 않고 情緒的인 요소로 보았으며 心을 근원으로 肝膽의 氣不清으로 인한다고 하였다. 치료 가능여부를 胃氣, 元氣의 유무로 판별하였고, 方을 선택함에 있어 급, 만성에 따라 “服蠶煎”와 “七福飲 大補元煎”으로 나누었다. 그러나 痴呆와 연령과의 관계에 대해서는 언급이 없었다⁸⁾. 증상은 “말이 전도되고 거동이 비정상적이고 혹은 땀을 흘리거나 혹은 자주 우울해하는데 그 증상은 천변만화하여 오지 않는 것이 없다.”라고 하고, 맥은 “脈必或弦或數 或大或小 變易不常”이라 하였다.

清대의 『辨證奇聞·五鬱門』¹⁵⁾에서는 여자에게 많은 鬱이 呆病에 이를 수 있음을 설명하고 치법으로 怒하게 하고 기쁘게 하는 정신적 요법 후에 약물을 사용한다고 하였다. 증상은 “몸이 피곤하여 종일 누워 있으며 痴痴하여 不語한다”라 하였고, 처방으로는 解鬱開結湯을 제시하였다.

『辨證奇聞·健忘門』¹⁵⁾ 【辨證論治一】에서는 “老人健忘은 근원이 腎水의 고갈에 기인하므로 補腎을 위주로 하고 補心을 하여야 한다. 그러나 老人은 陰이 고갈하였으므로 補陰하여도 쉽게 精이 생기지 아니하므로 丸藥으로 장기간 복용하여야 한다”고 하였다. 증상은 “최근에 일어난 일도 기억하지 못하고 前事를 이야기해도 오히려 茫然하다”라고 하였으며 처방은 生慧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健忘門』¹⁵⁾ 【辨證論治二】에서는 “壯年期健忘은 傷寒의 大病 후에 酒色을 과다하게 한 사람에게 많다. 이는 五臟이 모두 傷한 것으로 心腎 二經의 상함에 그치지 않는다. 치법은 五臟을 모두 치료하여 心腎을 좋게 해야 하는데 반드시 胃를 강하게 해야 한다.”라고 하여 生氣湯을 처방으로 언급하였다.

『辨證奇聞·健忘門』¹⁵⁾ 【辨證論治三】에서는 肝氣鬱滯로 인한 健忘을 이야기하여 補心補腎하는 중

에 肝氣의 鬱滯를 풀어주면 鬱滯가 더욱 쉽게 풀리고 鬱滯가 풀리면 다시는 重鬱이 되지 않는다고 보았다. 증상은 “문득 목전의 일도 기억하지 못하는데 노인이 善忘하는 것과 같다”고 하였으며 처방은 通鬱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健忘門』¹⁵⁾ 【辨證論治四】에서는 “사람이 상대방과 대화를 하는 중에 얘기를 하면서 바로 잊어버린다. 그 서술한 언어를 기억해 내지 못하며 마치 조금 전에 온 길을 알지 못하는 것 같다. 사람의 총명은 心腎에서 생기지 않고 心腎의 교류함에서 생긴다. 처방은 반드시 心腎을 크게 補하여 그 서로 분리된 것을 거듭 서로 친하게 한다면 서로가 잊어버리는 것을 거듭 기억나게 한다.”라고 하여 증상과 처방을 언급하였고 처방은 神交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癩癇門』¹⁵⁾ 【辨證論治一】에서는 그 증상을 “口中이 喃喃한 것이 그치지 않고 때때로 사람을 못 알아보며 때로 큰 소리로 욱하고 때로는 노래하며 痰을 뱉는다.”라고 하였고, 치료에 있어서 “이것은 痰病이 아니라 胃中에 微熱이 있어 기운이 심히 衰하여져서 그러한 것이다. 처방은 그 胃氣를 補하면서 약간 淸火의 藥을 쓰면 가히 主效할 수 있다.”라고 하였으며 처방은 治心平胃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癩癇門』¹⁵⁾ 【辨證論治五】에서는 “사람이 칼과 방패를 들고 싸우던 중에 적에게 잡혀 가진 것을 뺏기고 칼로 위협당하니 失心하여 痴하게 되었다. 이것은 膽의 병으로 심히 忽忽如失하니 癩癇의 증과 비슷하다. 처방은 肝氣의 넘치는 것을 瀉하고 膽氣의 부족을 補해주면 담즙이 생기고 치료된다.”라고 하였으며 처방은 去驚丹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癩癇門』¹⁵⁾ 【辨證論治六】에서는 “사람이 思慮를 과도하게 하여 血氣를 耗損하면 癩疾이 생하는데 울고 웃으며 흑 羅體로 돌아다니고 흑문을 닫고 얘기하는바 이는 失志한 癩이다. 사방으로 구원요청을 하나 그 몸만 自忘하게 되어 장차 우물로 뛰어드는 일이 생긴다. 사람을 보면 嚙嚙하고 손님 등에 대고 욱을 하며 癩에 이르나 느끼지 못한다. 처방은 그 心을 급히 맑게 하여야 한다. 그러나 補心하여 定志함만 못하다.”라고 하

였다. 처방은 歸神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呆病門』¹⁵⁾ 【辨證論治一】에서는 증상에 대해 자세히 설명하고 원인을 肝氣의 鬱滯와 胃氣의 衰弱으로 인해 痰이 胸中에 積滯되어 呆病이 된다고 하였고 처방으로는 開其鬱結 逐其痰 健其胃以通其氣을 제시하였다. 증상은 “사람이 종일도록 悠悠하고 문득 말을 하지 않으며 음식을 먹지 아니하고 문득 웃고 문득 노래를 부르며 음식을 주면 받지 않고 똥을 주면 크게 기뻐하며 웃을 주면 입지 않고 초목의 낙엽을 주면 기뻐한다”라 하여 인격과 성격의 변화, 감정의 실금 등을 상세히 언급하였고, 처방은 洗心湯을 사용하였다.

『辨證奇聞·呆病門』¹⁵⁾ 【辨證論治二】에서는 呆病의 증상을 설명하면서 똥과 炭을 주면 좋아하는 이유와 그에 따른 治, 不治를 나누어 놓았다. 결국 胃氣를 치료하고 痰을 몰아내는 것을 요지로 하고 있다. 증상은 “종일 문을 닫고 혼자 있으며, 口中이 喃喃하여 풀어지지 않으며 자기 의복을 바늘로 꿰맨다. 음식을 주면 때론 먹고 때로는 안 먹는다. 며칠씩 안 먹어도 배고프다고 하지 않는다. 炭(炭)을 주면 가장 좋아하고 입에 넣고 상쾌한 음식물처럼 먹는다”라 하였고, 처방은 轉呆丹을 제안하였다.

『辨證奇聞·呆病門』¹⁵⁾ 【辨證論治三】에서는 “갑자기 생긴 呆病과 유사한 증상은 거처함에 절도를 잃어서 胃氣가 상하고 痰迷로 인한 것이다. 처방은 그 胃氣를 生하게 하고 消痰藥을 보좌하여 開竅시키는 것이다.”라고 하였으며 처방은 啓心救胃湯을 사용하였다.

『石室秘錄·呆病門』¹⁶⁾에서는 呆病이 胸腹中에 痰氣가 있기 때문이라고 보고 痰을 치료하면 呆를 치료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증상은 “白癩와 같이 묵묵히 말이 없고 배가 고파서 우울한 모양과 같다. 보기에 癩症을 發作할 것 같은데도 발작함이 없고 心이 狂症을 발작할 것 같아도 발작함이 없고 어떤 때는 한번 잠이 들면 며칠이 지나도록 깨어나지 않고 어떤 때는 한번 앉으면 며칠간 앉아만 있고 잠을 자지 않으며 때로는 자기 자신의 옷을 꼭꼭 기워서 입고 때로는 남의 물건을 깊이 감추어 두기도 하고 다른 사람에게 말을 할 때에는 急迫하게 말하는 등 정신상태가 들떠있고 꾸중을 들을

때에는 낮은 소리로 울먹이고 음식물을 주면 삼키지 않고 음식물을 주지 않으면炭을 먹는데 마치 쾌활한 것 같이 보인다”라고 하였고, 처방은 逐呆仙丹을 제시하였다.

『醫林改錯』¹⁷⁾에서는 재치와 기억력은 心에서 오는 것이 아니라 腦에서 온다고 하였다. 그래서 나이 많은 사람이 기억력이 없어지는 것은 腦髓가 점차 없어지기 때문이라 하였는데 이러한 관점은 현대 의학에서 치매를 뇌의 퇴행성 변화로 인한 질환이라고 여기는 것과 유사하다고 할 수 있어, 한의학의 치매에 대한 연구가 清代에 들어 진일보 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IV. 結 論

明대의 『景岳全書』와 清代의 『辨證錄』, 『辨證奇門』, 『石室秘錄』을 중심으로 痴呆에 대한 인식이 어떻게 변하는지와 증상과 처방에 대해 고찰한 바 다음과 같은 결론을 얻었다.

1. 明代 『景岳全書』에서는 痴呆를 정서적인 문제로 보았으며 胃氣와 元氣의 有無를 살폈고 증상에 있어 말이 전도되고, 거동이 비정상적이며, 땀을 흘리고, 자주 우울해 한다고 하였으며 처방으로는 服蠻煎, 七福飲, 大補元煎 등을 사용하였다.

2. 明末清初의 『辨證錄』과 『辨證奇問』, 『石室秘錄』에서는 病因을 주로 肝氣鬱滯와 胃氣의 衰弱 그리고 痰으로 보고 있고, 『辨證奇問』, 『辨證錄』에서는 洗心湯, 轉呆丹, 啓心救胃湯 등을, 『石室秘錄』에서는 逐呆仙丹을 처방으로 제시하고 있다.

3. 清代 『醫林改錯』에서는 기억력이 腦와 연관이 있어 痴呆 등에서 나타나는 기억력의 저하는 腦髓의 不足 때문이라고 하여 현대의학과 유사한 관점을 제시하였다.

3. 연병길 : 치매의 정의와 임상증상, 서울, 월간 의학정보 6월호, 1997, p. 147.

4. 이상복 : 지능장애의 진단과 치료, 월간 진단과 치료 6(11), 1986, pp. 1329~1330.

5. 아담스신경과학 편찬위원회편 : 신경과학, 정담출판사, 1998, p. 383.

6. 黃義完 外 : 東醫精神醫學, 서울, 現代醫學書籍社, 1992, p. 256~271, 327~330.

7. 李東垣 外 : 痴呆에 관한 東西醫學의 比較 考察, 서울, 大韓韓方內科學會志 第16卷 1號, 1995, p. 11, 14, pp. 2~5.

8. 안택원 外 : 뇌혈관성 치매에 대한 동서의학적 고찰, 한국한의학회지 2권 1호, 1996, p. 41.

9. 黃大東 外 : 實用中醫內科學,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9, pp. 378~381.

10. 陳輝 外 : 實用中醫腦病學, 北京, 學苑出版社, 1993, pp. 242~251, 784~791.

11. 李東垣 外 : 痴呆의 治療에 關한 東西醫學의 考察, 韓醫學研究所論文集 第4卷, 1995, p. 68.

12. 張介賓 : 景岳全書, 상해, 상해과학기술출판사, 1991, p. 76.

13. 王肯堂 : 증치준승, 서울, 정담출판사, 1992, pp. 306~307.

14. 陳士澤 : 변증록, 서울, 의성당, 1989, pp. 241~246.

15. 陳士澤 : 임상진단 변증기문, 노영균, 닥터허준닷컴, 2001, pp. 109~114, 132~137.

16. 陳士澤 : 국역 석실비록, 배오성, 書苑堂, 2000, pp. 515~516.

17. 王清任 : 국역 의림개착, 원광대 한의대 줄준위, 원광대학교 출판국, 1998, pp. 57~60.

參 考 文 獻

1. 김영균 外 : 치매에 대한 문헌적 고찰, 대한한방학회지 18(2), 1997, p. 177.

2. 鄭仁哲 外 : 痴呆에 대한 文獻的 考察, 東醫神經精神科學會紙 7(1), 1996, pp. 77~94.